

特印大字 不傷目力

秘本  
眞倭袍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錢塘袁枚著

古本果報錄

上海大中華書局刊



# 序

傳曰：服云不衷，身之災也；論語又曰：恥惡衣惡食者，不足與議也；而試執途人而目之爲飯囊衣架，其人未有不辭且辨者，况德龍位列宰輔，職備幾隆，豈區區恨一綉袍爲彰身計，竟結三百口冤仇哉？德龍亦可謂鄙且愚矣；及吾取斯錄而讀之，而知其中未嘗無故，蓋欲者人所不可縱者也，德龍自清祠見寵以來，舉生平之大難，凡一切聲色賓利以及愛生惡死，莫不任所欲爲，於逢君長君之中，獨有功高社稷，位冠臣僚，與吾頡頏影右，而又父子一門，祖孫三代，無異汾陽，則德龍以爲可奪我之欲，制我之欲者，惟唐氏而已。

乾隆五十二年館臣奏請著生詳序

纂寫好，如謙勇者，其可謂也大！其可徵也大！是爲序。  
而一往於烈之氣，無所過發，反爲老奸所罵，以至報恩私室，助  
舉贓夫宜，山野取死之士，竟不懂得一官，授半職，爲家國捐贈  
更有所深感於人君焉，不欲求人以自曉，而所贈忠者卽忠，贈者不貲  
心，專任之以天下也，傳贈道以厚之耳。而向足爲忠實者，慕焉不羈，雖及腹  
相如謙齋有善，贈非善所見也已。乃王臣壅塞，慕焉不羈，雖及腹  
心，亦向由謙耶？此以見自古帝王深居慎出，足以上天下無限之譽，  
豈有謙哉？非直進，謙也未能死報君。雖有謙知謙，  
忠不兩立，賢奸不互用，非謙殺謙，則謙殺謙，而謙之忠其信

——錄報果本古——

(一之回目冊上)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戈國進袍求免貢  | 唐府開宴慶隆恩  |
| 第二回 唐老太夢後戒賢孫 | 刁將軍鬧中識恩主 |
| 第三回 劉素娥多情破惱  | 唐云卿兩性聯盟  |
| 第四回 情婦私奔托賤婢  | 愚夫溺愛聘庸醫  |
| 第五回 急就章桃殼李代  | 難舍割水送山登  |
| 第六回 婦風流失隴望蜀  | 兄慷慨左闕右張  |
| 第七回 粗將軍生離同死別 | 毒醫士閔翰配丹方 |
| 第八回 惡婦施毒蠶食諸姬 | 新鬼顯靈免逃三命 |
| 第九回 王奸媚郎中作新郎 | 張解元勢大旋失勢 |
| 第十回 毛天海舉人作媒人 | 李素蘭萍水諳魚水 |

布世珍本

# ——錄報果本古——

(二目之冊同上)

- 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謝勇移禍過東吳  | 嘉靖受驚還北闕  |
| 第十二回 | 梁少師同寅審犯  | 張安樂奉旨勦家  |
| 第十三回 | 湛若水雅意代伸冤 | 張德龍深奸謀逼變 |
| 第十四回 | 陳安邦无辜悞殺  | 唐云豹守節尋終  |
| 第十五回 | 陳安國以公濟私  | 霍渭先移文就武  |
| 第十六回 | 夫人獻屍解難   | 禮部解頭銷差   |
| 第十七回 | 三百口冤孽已完  | 二品官殘生暫寄  |
| 第十八回 | 唐小姐喜事逢凶  | 翁府尊發差塞責  |
| 第十九回 | 最昏君捉忠懸賞格 | 善病子禍水是福堂 |
| 第二十回 | 意中人化作仇敵  | 安樂地反被網羅  |

希世夢本

# 古本果報錄

(一回目之二)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總兵奪功歸已   | 知府買犯解京   |
| 第二十二回 | 唐云卿山中稱霸  | 王廷桂衙裏受愚  |
| 第二十三回 | 循良吏巧計脫身  | 薄命人窮途遇盜  |
| 第二十四回 | 烈女子手刃誅奸  | 賢夫人心慈收女  |
| 第二十五回 | 慶聚會妻妹相逢  | 演英雄弟兄同去  |
| 第二十六回 | 唐公子一喜一悲  | 夏將軍一得一失  |
| 第二十七回 | 夏郎棍中遇棍   | 胡叟刀上加刀   |
| 第二十八回 | 唐大王喜逢舊物  | 毛學使悲念前盟  |
| 第二十九回 | 毛天海問一并得三 | 王廷桂告賊反呈賊 |
| 第三十回  | 曾英受賊反案   | 梁柱順道歸田   |
| 第三十一回 | 劉俊公事忘私   | 曾英賊官被遣   |

奉 珍 世 布

# ——錄報果本古——

(二 目 冊 下)

- 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三十二回 | 劉欽差君臣遇合 | 毛學政兄弟重逢 |
| 第三十三回 | 曾英起解被賊殺 | 胡叟劫貢出奇謀 |
| 第三十四回 | 張元帥添兵勦敵 | 唐大王失算離山 |
| 第三十五回 | 張少主擾亂家政 | 謝孽種偷帶誓章 |
| 第二十六回 | 謝阿驥是恩是仇 | 李英華念忠念舊 |
| 第三十七回 | 張德龍聞難通番 | 陳安國因敗回朝 |
| 第三十八回 | 數萬戈兵環北口 | 一時明主走東京 |
| 第三十九回 | 明兵屢次敗陣  | 雲俊奉召平戈  |
| 第四十回  | 叔姪滿門奏績  | 奸敵一體征平  |
| 第四十一回 | 唐氏伸冤蒙上賞 | 戈女臣服賜聯婚 |
| 第四十二回 | 李情人江中合璧 | 唐公子堂上啣環 |

新式標點  
果報錄眞本 上冊

錢塘，袁枚著

第一回

戈國進袍求免貢

唐府開宴慶隆恩

「天道夷且簡，人道險而難，休咎相乘躡，翻覆若波瀾，奸雄无忌憚，性慾恣奢繁，賞罰由顛倒，忠良任擢殘！恢恢如漏網，識者暗中歎！以爲上帝遠，報應且何寬？一朝忽失勢，瓦解无復全，始知原縱惡，厚毒以償還。」

這首五言古詩，說的是：「天道好還，無往不復，」凡奸邪害

那忠良，雖陰謀假搃，暫時得計，究竟無不敗露；忠良爲奸邪所算，雖死亡困苦，幾致沉冤，究竟無不昭雪，此固天理之必然，人事之不爽者也！即如前明嘉靖年間，繡戈袍這段故事：始則好淫得志，忠良被禍，後來奸佞誅鋤，忠良獲福，這不是老天做的局面嗎？

看官！不必性急，待我慢慢的寫來。話說：明朝嘉靖皇帝，原是旁支入承大統，好的是齋醮，喜的是清詞，故當時有清詞閣老，清詞翰林之目，雖則如此，然却虧得幾家文武，忠心爲國，正直無私心，內而調和鼎鼐，外而宣威夷狄，所以也能夠時和年豐，民康物阜，四夷賓貢，上下安和。一日設朝，有那禮部繳進西番戈國遣使臣入貢表章，并一切貢品，在御前呈奏候旨：當下嘉靖皇翻覽表章，

并閱貢物，土貢而外，另有繡戈袍一件，却不知這繡戈袍是何等被服？看官！且聽我說：這戈國繡戈袍的來歷，你道這戈國始于何時？原來在夏后氏之世，有穹后羿，滅了夏后太康，奪了夏后氏天下；羿臣寒浞，又弑羿而篡其位，併奪其妻生下一子，長的名澆，幼的名獮，寒浞封澆于過，封獮於戈。後來太康之子少康，命賢臣女艾諜澆，季杼誘獮，遂滅過戈，復回夏后氏的天下，獮之子犯，自宮中逃出，奔往西城，復立國家，仍其舊號，這就是戈國始封之祖了。若說這件繡戈袍，乃是大禹當年治水，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自冬歷夏，所著的一件天衣，遂爲數千百年鎮國之寶！今日戈國君臣，因數年不來朝貢，恐怕天朝致討，故于常貢外，又將此

袍呈貢 嘉靖皇閱貢表，閱到綉戈袍一件，不識是何器物？遂傳旨取來，就有左右太監當殿，將這件綉戈袍解開，只見這件綉戈袍：『如寶如珍，針線轉冺，有質有文，華蟲作襯；既不是洋巾，陸離悞；又不是布緝，命名翻新；只見織夫无痕，巧奪天孫的錦，看來亦甚希奇，典重塗山的觀；歛冕制自神人，空勞目盼！絲枲貢厥遠臣，反惹心恨！』

却是一件恭綢恭綬的單袍，雖質樸無華，綸紋光彩奪目，既然充貢，定有異處；因遍示廷臣，莫能識者，天子不覺嘆息道：『些小物件，我在廷諸臣，俱無能辨識，可見宰相須用讀書人，』話猶未了，左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趨步到御前，跪下奏道：『微臣有本』天

子看這個大臣，却是華蓋殿大學士左柱國太子少師兼吏禮兵三部尙書。姓梁名柱，係廣東廣州府順德縣石碏鄉人，年近古稀，四朝元老，天子問道：「卿家有何表章」少師奏道：「這綉戈袍來自外國，我朝中羣臣 焉能辨識其來歷？陛下可宣戈國使臣，進見一問，便知底細。」天子准奏，面諭禮部官，帶領戈國使臣進見；禮部領旨 到午門外引進戈國使臣。那使臣跟隨禮部官，來到金堦前，少不得拜舞山呼，口稱：「戈國使臣，職授定國將軍烏雲豹見駕，願天朝大皇帝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」天子開言問道：「你是戈國使臣，你國爲何數年不來朝貢？這是何說？」使臣跪奏道：「只因國內屢動刀兵，連年飢饉，嗣君未定，是以有失朝貢；今春國主嗣位

特遣下臣入貢，誠恐天朝以疎貢見責，故于常貢之外，另將綉戈袍一件充貢，這袍是歷朝鎮國之寶，盛夏不暑，隆冬不寒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焚，乃一件希世奇珍！仰懇天恩，赦其從前不貢之罪，併求免後三年朝貢，下臣國主，誠惶誠恐。」天子聞奏，不覺沉吟起來，你道爲何？因這戈國一向恭順，雖缺了數年朝貢，亦未去興師討伐，今日補貢前罪，自是可赦；但他又將這件甚麼寶貝袍子，求放免以後三年朝貢，若不許他，失了他從前臣服之心，有乖大國之體；若許他免貢，收受他袍子，又非天朝不貴異物之道，若不要這件袍子，竟許他免貢，又太便宜了他。所以有這一番躊躇。梁少師在旁，測知天子之意，因啓奏道：「陛下這戈國後三年朝貢，不

可以不放免，然又不可以徒放免，這件綉戈袍，不可以不收，又不可以輕收。」天子道：「卿家有何高見？」少師奏道：「依臣愚見，可收了這件袍子，放免他後三年朝貢；且當着使臣之面，將這件袍子，賜與有功之臣，一來見我朝寬大之德，原不是因這件袍子起見，纔免他數年朝貢；二來他說出這袍子如此甚麼寶貝？天子却拿來賞了功臣，見得我主「不寶異物，所寶惟賢」之意！又顯得我朝有宣力之臣！天子聽畢喜道：「卿議甚當！」就將這件袍子，賜與卿家罷。少師奏道：「臣墓木就供之人，又無汗馬功勞，就是朝廷祿糈，已慚伴食，何克當此珍異之賜？陛下將此袍，別與功高之臣。」

「天子道：『卿家係四朝元老，在朝羣臣，無出卿家之右者，卿家

何辭？且卿家試說，廷臣中誰人功最高？」少師奏道：「中極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唐尙傑父子數人，屢著勤勞，有功于國，克當此賜。」

天子道：「卿家將此袍，讓與唐卿家，卿家所舉，諒是不差，可就傳旨將此袍賜與唐卿家罷；」內臣傳旨，只見大學士唐尙傑從班中閃出，走到御案前跪奏道：「微臣無功，有負皇恩，不敢領此珍賜。」天子道：「朕意已定，唐卿家不必再推了。唐尙書只得領袍，叩頭謝恩，傳旨下殿，宣諭戈國使臣，免其貢三年，禮部賜宴，使臣得旨，山呼謝恩。天子退朝，羣臣散班，戈國使臣跟隨禮部官退出午門回國去了。正是：一人忠良，萬國皆珍。話說：唐尙傑蒙此恩榮，心中歡喜，捧綉袍得意下殿！所有同僚，无不人人稱慶，